

從浪漫雨巷走向家國現實

戴望舒

背山靠海

苦樂交織

【文化名家 香江足跡】系列七

位於香港薄扶林道的中西區文學徑，有一塊紀念中國現代詩人戴望舒的傳意牌，記錄這位「雨巷詩人」在香港居住的歲月。1938年，戴望舒由內地來港，參與香港文化工作，用報章作為抗戰陣地，足跡由薄扶林的「林泉居」到域多利監獄，苦與樂的交織，詩人的寫作風格也一直伴隨歲月而轉變。「在香港的經歷，促使詩人從浪漫的雨巷走向了家國現實。」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曾繁裕表示。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戴望舒在港創作作品

我用殘損的手掌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：這一角已變成灰燼，那一角只是血和泥；這一片湖該是我的家鄉，（春天，堤上繁花如錦障，嫩柳枝折斷有奇異的芬芳）我觸到荇藻和水的微涼；這長白山的雪峰冷到徹骨，這黃河的水夾泥沙在指間滑出；江南的水田，你當年新生的禾草是那麼細，那麼軟……現在只有蓬蒿；嶺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，儘那邊，我蘸着南海沒有漁船的苦水……

《我用殘損的手掌》

窗外，隔着夜的帳幔，迷茫的山嵐大概已把整個峰巒籠罩住了吧。冷冷的風從山上吹下來，帶着潮濕，帶着太陽的氣味，或是帶着幾點從山澗中飛濺出來的水，來叩我的玻璃窗了。

《山居雜綴》

達自己的痛苦，以及對於家國情的堅定。」

戴望舒被日本人囚禁了7周，最終在好友葉靈鳳的幫助下，被保釋出獄。出獄後，他繼續在香港從事編輯報紙副刊、翻譯外語文學、研究古典文學等文學活動。但這段艱苦的牢獄之災，也令他患上了頑固的哮喘病，隨後越發嚴重。

生活在香港，戴望舒對本地文化產生濃厚興趣。1943至1945年間，他以筆名「達士」，在《大眾週報》上連載《廣東俗語圖解》，合共80餘篇小品文形式呈現的廣東俗語圖解，展現戴望舒對於粵地民間俗語文化的興趣與關注。他以詼諧有趣的敘述，對「竹織鴨」「沙爛爛」等民間俗語的來歷進行考證，又對其意義進行解讀，妙趣橫生。比如他談及，「沙爛爛」被廣東人認為是日語，又被日本人認為是廣東話，於是去考證，發現是一個廣東小伙子不標準的日語而造出的詞，引起了誤會。

喜愛香港書市

戴望舒關心香港的書市、書攤，為此他在上世紀30、40年代之交，寫下《香港的舊書市》一文；他關心香港的山風、雨和樹，比如他於1945年創作散文《山居雜綴》，將山和樹寫得細緻入微。

但詩人是否開心？葉靈鳳曾描述，香港被戰火侵擾後，戴望舒度過了苦難的日子。雖如此，曾繁裕認為，戴望舒還是展現了其「日常」的一面：「在他的《過舊居》一文中，正是體現這一特點，行文流露出對『林泉居』幸福生活之緬懷和追憶。反映當時文人的創作未必全是抗戰口號式的文學，也會在不快時尋求自我慰藉。」

戴望舒從監獄出來後，寫下《偶成》一詩，抒發迎接新生的快感：「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，古舊的凝冰嘩嘩地解凍，那時我會再看見燦爛的微笑。」1946年，他從香港到上海，之後又返回香港生活。在港期間，戴望舒住在葉靈鳳家中，哮喘病也日益嚴重。根據葉靈鳳的回憶，戴望舒因家庭生活、病魔的雙重折磨，已經痛苦到極。葉靈鳳常在夜晚，聽到一層屏門外，睡在客廳的戴望舒發病時氣喘如牛的聲音。

1949年冬天，戴望舒離開香港北上，這個時候「春天已經重臨到祖國的土地上」（葉靈鳳語），彼時戴望舒告訴葉靈鳳，之所以北上是因為北國乾燥的空氣，會對他的身體有幫助。為此，葉靈鳳積極奔走，因為覺得戴望舒的這個決定，「不僅能促使他在文學上獲得新的生命，而且也可以將當時那種痛苦的生活環境擺脫乾淨。」走之前，葉靈鳳見他雖然「病況沒有減輕，但見精神卻愉快多了。」

但令葉靈鳳始料未及的是，戴望舒到達北京後，只給他寄去了一封信，1950年2月，戴望舒在北京病逝，終年45歲。

在戴望舒逝世74年之後，今年1月，就在曾經關押過戴望舒的中環域多利監獄，也就是今日的大館，舉行「殘損的香港筆跡：戴望舒在香港與中西區文學地圖」對談講座，向觀眾介紹戴望舒在香港的生活歲月。

愛書惜書

曾在港開書店

戴望舒是名副其實的愛書之人。在香港期間，他寫文描述香港的舊書市，還開起了書店。黎明起在《回憶》一文如此形容戴望舒的愛書之心，「平時做人以節儉為主，卻願意花一千幾百塊錢去搬運他的藏書，這在望舒個人來說，的確是件驚人之舉。」

愛書到了一定境界，怎會不想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書店？黎明起在《回憶望舒》寫道，1935年春季，他同戴望舒、萬揚一起在香港開了一家名為「懷舊齋」的書店，三個「合夥人」每人出資一百元軍票，「由望舒的介紹，向一個姓沈的朋友購進一批舊書，數目總在千多二千本以上，同時我們自己又拿出一些用不着的舊書來。」於是，「懷舊齋」就在利源東街的一家洋服店前面開張了……

戴望舒主要負責抄錄新購進的書目、定價以及計算賬目等。第一個月經營不錯，但從第二個月起，生意逐漸走下坡路。「懷舊齋」在開業4個月後因經營不善，只得關門大吉。黎明起曾談及關門原因，「平時大家只知道筆桿，一旦拿起算盤來便不期然的感到手足無措了。」

積極參與抗日活動

戴望舒於1905年生於浙江，因其母親出身書香門第，從小耳濡目染，很早開啟詩歌創作之路，憑藉1927年創作的《雨巷》一詩，聲名大噪。1938年5月，為躲避戰火，戴望舒攜家眷來到香港，曾居住在港島薄扶林道的「林泉居」，摯友葉靈鳳曾回憶這棟建築的位置：「背山靠海，四周被樹木環繞，從路邊到他的家裏，要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，再走很多的石級才可以到。」

在港期間，戴望舒多次用「林泉居」發表文章並出版刊物，對這處居所的喜愛之情溢於言表。

抵達香港之後，戴望舒一直參與各種文化活動，積極組織抗日活動，他擔任《星島日報》副刊主筆，他還為副刊起了個名字「星座」。「戴望舒在香港之時，正逢抗戰，文人需要一方可以表達自我，聯合大眾共同抗戰的陣地，報紙可供發表文章並聯結知識分子意識，最是適合。」曾繁裕說。

「當時，戴望舒憑藉自己的影響力，集結了一眾文人作家，包括郭沫若、艾青、茅盾、沈從文、蕭紅、葉靈鳳等，他們都成了戴望舒負責的『星座』的撰稿人，得以在報紙刊登大量宣傳抗日的文藝作品，為抗戰發出呼聲，令『星座』成為了抗戰文藝的重要根據地。」曾繁裕補充表示。不僅如此，戴望舒亦邀請當時在大後方的詩人撰寫抗戰的詩歌，發表於「星座」，以及約稿外國學者書寫他們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情況。

關心粵語民俗

有關戴望舒在香港的生活，葉靈鳳寫道：「尤其到了香港以後，他忙於編輯工作、忙於譯述工作，為衣食辛勞；有一時期又對中國舊文學發生了興趣，研究中國舊小說史料和元曲裏的俗語詞彙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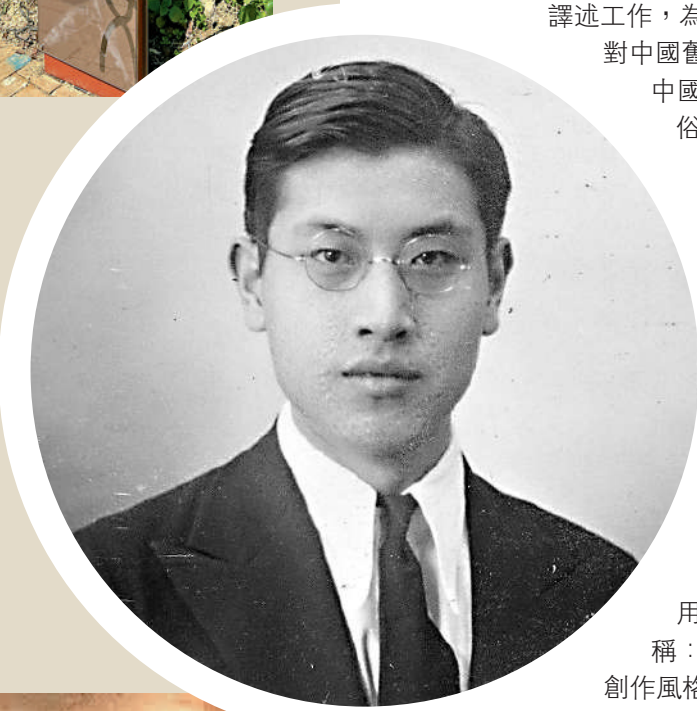
1941年，戰火蔓延到了香港，日軍佔領香港及南洋諸島。1942年，日本以戴望舒「從事抗日活動」而將其抓捕，投進中環域多利監獄，詩人遭受種種酷刑也不屈服，不僅沒有被消滅意志，反而寫下了詩作《獄中題壁》和《我用殘損的手掌》。曾繁裕稱：「這段經歷令戴望舒的創作風格，從先前的浪漫詩意轉向書寫現實，面對敵人，他用殘損的手掌，堅持發聲，寫下內心悲憤，通過創作表

▲戴望舒所撰《廣東俗語圖解》。



▲戴望舒曾被關押的域多利監獄，現活化為大館的一部分。

►薄扶林中西區文學徑上的戴望舒傳意牌。



►戴望舒。



《災難的歲月》

《災難的歲月》

於1948年出版，是戴望舒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詩集，共收錄了詩人1934至1945年的詩作二十五首。前九首寫於遊學法國後期到抗戰前夕，主要描繪個人心境，交織着生與死，永恆和有限的人生思考。後十六首詩寫於抗戰期間，詩風轉換，寫出了個人的創痛和渴望，建立了具有個人特色的民族災難的歷史抒寫。

《香港的舊書市》

窗外，隔着夜的帳幔，迷茫的山嵐大概已把整個峰巒籠罩住了吧。冷冷的風從山上吹下來，帶着潮濕，帶着太陽的氣味，或是帶着幾點從山澗中飛濺出來的水，來叩我的玻璃窗了。



▲戴望舒抵達香港後負責《星島日報·星座》副刊版面。

戴望舒在港足跡



薄扶林道 中環大館 樓梯街

《我底記憶》

1929年，戴望舒出版了第一本詩集《我底記憶》，收錄二十餘首詩人早期創作的象徵主義詩歌，詩歌有自由體詩歌之美，展現詩人捕捉幽微精妙之處的敏銳觸覺，代表作《雨巷》就收錄其中，這本詩集還得到葉聖陶的推薦。

我底記憶



望舒詩稿

《望舒詩稿》

《望舒詩稿》於1937年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社出版，同樣也是戴望舒作品合集。《雨巷》《我底記憶》等詩篇都被收錄其中，附錄有詩論零札和法文詩六章。詩作包括《夕陽下》、《自家悲怨》、《生涯》、《流浪人的夜歌》等，字裏行間俱是古典意味，以及對生命的感悟。

